

西遊記研究論文集

作家出版社編輯部編



西游記研究論文集

作家出版社編輯部編

作家出版社出版

(北京東四圓鏡胡同4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037號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發行

*

書号605 字數135,000 开本850×1168 1/32 印張5 13/16 插頁2

1957年4月北京第1版 1957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數15301—45000册

定价(7) 0.70元

出版說明

中國古典文学研究論文集的編輯，是为了把今天以前新中國的古典文学研究工作者所寫的論文，分門別類，集中起來，以便於研究者和讀者的閱讀，並从这些論文集里，約略可以看出古典文学研究工作的發展情况。我們希望这一些書的出版，能对古典文学研究者有所帮助。

这是參考資料性質的書。收輯的範圍很廣，凡可备一說、足資參考的，当时有过一定影响的，概行收入。这些文章如果是較早發表的，往往已經不能代表作者今天的意見；可是，为了忠实於歷史，我們征得作者的同意，不作任何論点上的、原則上的修改。

所收的只是截至發稿以前我們所能找到的報章雜誌上發表过的散篇論文。未曾發表的文稿，整本的專著，已經被收入作者自編的論文集或其他选輯的文章，整理出版的古典文学作品序言，均不收入。

我們現在編出“楚辭”、“乐府詩”、“元明清戲曲”、“三國演義”、“水滸”、“西遊記”六种研究論文集。文章按其性質略加区分，基本上就發表時間先后排列。

作家出版社編輯部

目 次

“西游記”札記	張天翼 (1)
讀“‘西游記札’記”	沈玉成 李厚基 (17)
“西游記”的現實性	劉櫻村 (25)
“西游記”是怎樣的一部小說?	胡念貽 (32)
“西游記”試論	沈仁康 (39)
試論“西游記”的主題思想	董思高 (56)
談“西游記”	張默生 (70)
略談“西游記”	霍松林 (95)
“西游記”讀后的一些体会	蕭 歌 竟 華 (110)
讀“西游記”的幾點心得	李大春 (117)
略論“西游記”的結構形式和語言工具的成就	魏建功 (128)
談豬八戒	方 白 (138)
“西游記”和古典戏曲的關係	嚴敦易 (145)
“西游記”里的道教和道士	高熙曾 (153)
“西游記”中对佛教的批判态度	彭 海 (158)

論“西游記”的第九回問題·····	黃肅秋(172)
有關“西游記”的一個問題·····	秦 續(178)
附 錄	
“西游記”的校訂和注釋工作·····	黃肅秋(180)

“西游記”札記

張天翼

關於題材、主題和作者的态度

一

“西游記”（楊志和的四十一回本和吳承恩的百回本）以前的作品，現在我們可以見到的，有“大唐三藏取經詩話”（商务印書館“标点宋人平話”本，不全），有吳昌齡的雜劇“唐三藏西天取經”（上海雜誌公司“元人雜劇全集”第四集），都是寫取經故事的。

“似取經故事，自唐末以至宋元，乃漸漸演成神異，且能有条不紊，小說家因亦得取為記傳也。”（魯迅：“中國小說史略”一六四面）

那么“西游記”故事，是大約六百年来（从唐末到明代的楊志和和吳承恩）流傳于民間，經過許多人創造；取舍，增刪，修改，加工，才發展成這個樣子的。

二

我們知道玄奘是一個歷史人物。他到印度去求經，其實並不是奉旨，倒是“結侶陳表，有詔不許”。別人都退縮了，只有他不灰心，作好了一切準備，一個人偷偷地出了境。經歷了許多艱難

困苦，游了五十余国，凡十七年，取了佛典六百多部回国。于是組織譯場，从事翻譯，到死为止。

他的一个学生（慧立）写了一部傳記，叫做“大唐慈恩寺三藏法師傳”〔一〕（十卷，有支那內学院印本）。看了这部傳記，就知道玄奘是个很有毅力，不肯对困难低头的人，而且是个偉大的翻譯家。是这样一个人物。

假如我們写起这个題材来，我想，大概誰都会着眼在这一方面的。我們得好好表现出他那“誠重勞輕”的意志力，他的工作精神等等，不是么。

可是那时所流傳的取經故事——却不这样处理。那些作者有意無意地在这个故事里滲进了一些奇迹，越滲越多，致使这个历史故事变了質，成了神魔故事。而玄奘这个人物也就漸漸变成了神，不是原来的凡人了。

至于我們所注意的玄奘的那些品質特性，只不过是一个凡人的品質特性——这对于一位有諸天佛神护佑的唐僧（玄奘），还有什么必需呢？因此它們在这故事里就漸漸褪了色，一直褪到沒有，而換上了別的东西：一切艰难困苦都化而为妖魔，而克服困难的力量則是神的力量了。

这样，玄奘对困难的斗争，就变成了神与魔的矛盾和斗争。

三

这类故事是怎样写出来的？

当然，神魔在现实中并不存在，是作者想像出来的。可是想像，首先就得有原料——要拿他在现实中所見所聞所感受到的东西来做原料。然后他憑自己的好惡，看法，希望等等，从这大堆原料里选出一些他所中意的和对他有用的来，重新組織，加工，

而創造出想像的或幻想的東西。

人們總是按照自己的生活方式，想法等等，去設想天堂地獄的。

所以這些神魔故事——不論作者自己有沒有意識到——總會或多或少，或顯或隱，或深或淺，或正確或歪曲地反映出某一時代社會生活的某些方面：而這，當然是通過當時某一階級或階層人的思想感情來反映的，因此這些故事里面同時也就表現了某一階級或階層的感情態度（愛什麼，憎什麼）和批評態度（肯定什麼，否定什麼），或是表現了他們的理想（例如一個好天堂之類）。

這取經故事里所寫的：一邊是神，神是高高在上的統治者，上自天界，下至地府，無不要俯首听命。一邊是魔——偏偏要從那壓在头上的統治勢力下掙扎出來，直立起來，甚至於要造反。天兵天將們要去收伏，魔頭們要反抗，就惡斗起來了。

這就使我們聯想到封建社會的統治階級與人民——主要是農民——之間的矛盾和鬥爭。

那些作者是不是有意地明確地借天界佛神來描寫地主、貴族和皇帝，借妖怪們的造反來描寫農民起義呢？那可很難說。我們只是說，當時封建社會（鴉片戰爭以前）的主要階級關係和矛盾，在這裡多少是給反映出來的：而且，這故事愈經演變，愈發展，這一點就給反映得愈明顯。到了“西游記”，我們甚至於要猜想作者是多少有意識地來表現這一點的了。

四

根據我們現在看得到的東西（慧立寫的傳，散見於“太平廣記”里的傳說片段，以及“大唐三藏取經詩話”，“唐僧西天取經”雜

劇，到四十一回本和百回本的“西游記”），則這取經故事自唐宋以來的“漸漸演成神異”，我想，也許可以敘述成這樣——

起初不過是把玄奘稍為神化了一下（連慧立寫的傳里都有這個傾向）。這說不定就是一些佛教信徒傳開來的：古時候的宗教信徒往往不大願意把自己的祖師描寫成一個凡人。而有神則必有魔。後來這神魔故事一發展，就在神與魔的矛盾和鬥爭里反映出當時統治階級與人民的矛盾和鬥爭，於是一些衛護封建統治階級“正統”的腳色就有心無心地加以修造和加工，這就漸漸成了一個惡惡勸善的故事了——這裡的所謂“善”“惡”，當然是封建統治階級所謂的“善”“惡”。

你看，勝利總是在統治階級神的那一方面。連孫悟空那樣一個有本領的魔頭，終於也投降了神，——叫做“皈依正道”。他保唐僧到西天去取經，一路上和他過去的同類以至同伴作惡鬥，立了功，結果連他自己也成了神，——叫作成了“正果”。

神是正，魔是邪，而邪不敵正：這就構成了這個取經故事的主題（這在“取經詩話”和“取經”雜劇里就已經很明顯了）。

可是，這個故事也和其他許多神魔故事的命運一樣，它既然流傳於民間——也就是流傳於農民和市人（手工業者，小商人，以至軍士，皂隸，落魄士人，流民等等）之間，就漸漸地變得没那么簡單，没那么純粹了。因為這個故事在流傳之際，這些老百姓就也有心無心地照自己的意思來描寫，取舍，增刪，修改，加工。老百姓自己也來參與這個故事的創作工作。

主題仍舊沒有變：正邪相爭，而邪不敵正。但至於正統方面究竟是怎麼樣個“正”法，邪統方面又究竟是怎麼樣個“邪”法，哪一方面的人可憎，哪一方面的人可愛，——老百姓卻有自己的看法，有自己的態度。他們憑自己的好惡，看法，來描寫那兩方面

的人物，生活，活动等等。一些流傳于民間的神魔故事，往往就会这么逐漸变了样子，那里面的妖魔就越变越可爱了，——有的甚至变成了正面的英雄人物。

取經故事就是这样的。發展到“西游記”——不但和“取經詩話”（似乎是摹拟佛經故事的）簡直是兩種作品，就是比起“取經”杂剧来，精神面貌也大不相同了。

如果說“取經”杂剧还是一部唐僧傳，那么“西游記”里真正的主人公却成了孙悟空。如果說“取經”杂剧里的諸天佛神都給描写成那么庄严妙相，而魔头們多半是些瞎胡鬧的角色；那么“西游記”里的諸天佛神却都給描写成那么可笑可憎（作威作福，而又昏庸，欺軟怕硬），而魔头們里面倒很有些可爱的角色。

总不会有哪位讀者由于“西游記”的影响，而至心朝礼起玉皇大帝或如来佛或太上老君来的吧。我們讀者心里倒是向着大鬧天宫的孙悟空，同情着在高家庄招亲做庄稼的猪剛鬃，以及失去了爱兒的牛魔王和铁扇公主等等，而惋惜他們的失敗。在“西游記”所写的这个世界里，所謂“正”“邪”之分并不是憑的什么合理不合理，正义不正义，而是憑的暴力。

于是，就这方面說来，“西游記”就成了这么一种作品：在那原来的衛护封建正統的故事主題和題材里，却多多少少表现了人民的反正統情緒。同一主題和題材，也是可能写出意义不同、作用不同的，有时甚至是相反的作品来的。

“西游記”就是这么矛盾的一部作品。

五

問：如果說这个故事是經過民間作者的創造的，那么那些民間作者大可以把这个矛盾解决好，比如說，来一个翻案：孙悟空

大鬧天宮——不讓他失敗，而讓他勝利，如何？

可是，孫悟空是怎樣勝利的？而勝利之後又將怎樣？——這是作者不得不首先搞清楚的問題。

我們假如批評那些參與“西遊記”的創作的民間作者，說他們本應該讓孫悟空去明確地知道農民革命的目標和依靠什麼階級，那是可笑的。我們知道，那時的历史還沒有發展到可以使他們創造出這樣的人物來。那時（鴉片戰爭以前）的農民起義，還往往只是自發性的行動，起義的農民往往提不出一個明確的要求，當然更無從自覺到自己就是历史的真正創造者了。

因此“西遊記”的作者們只會讓孫悟空去鬧鬧天宮。而究竟要鬧出怎樣一個局面來，起先連孫悟空自己都模里模糊。直到如來佛問起他，他這才忽然想到了玉帝的尊位（第七回）——“只教他搬出去，將天宮讓與我，便罷了”。

這就不難明白第二個問題（勝利之後又將怎樣）了：假如孫悟空鬧成了功，那也不過是玉皇大帝改姓了孫，就像劉邦朱元璋之乘着農民起義運動的高潮而爬上了龍位一樣——自己成了地主頭兒和統治者，而農民又照樣被那換了姓的主子剝削着壓迫着，終至于又鬧造反。

那時的作者們从历史上所能見到的，不過如此。至于每次的農民起義戰爭在历史上多少會起些什麼進步作用，他們是還看不出來的。

那麼，這些作者即使來一個翻案，寫孫悟空鬧天宮勝利了，成功了，那也不過是把“正統”从失去寶座的那位玉帝那里奪過來，捧給新登寶座的這位玉帝而已：那仍舊成了衛護封建正統的故事主題。那麼，還是不可能解決這部作品的矛盾。

現在孫悟空造反不成，作者們就只見有這麼兩條路擺在孫

悟空面前：或者是像赤眉、黃巾、黃巢、方臘他們那樣，被地主統治階級血腥鎮壓下去了；或者是像“水滸”（百回本或百二十回本等）里所寫的宋江他們那樣，受了地主統治階級的“招安”。

“西游記”寫孫悟空走了另一條路。

當然，至於投降以後又怎麼樣，則各有不同。比如，“水滸”是寫宋江他們征了遼，為“朝廷”出了許多力，立了功之後，一百單八弟兄中間起了分化，而居官的宋江與用他們終於為統治階級所害。而“西游記”——却寫孫悟空三弟兄終於成了“正果”，只是在成“正果”的過程中，展露出一些矛盾，把諸天佛神那些統治者的面貌勾下來，嘲笑了一番而已。

不但如此。即使這些作者暴露了嘲笑了封建的統治者們，我們也還是不能認為他們是在明確地反對封建主義或是反對封建階級。他們還不可能有這樣的認識。甚至他們腦袋上還難免多多少少給箍上了當時統治思想的“緊箍兒”，不得不承認封建的統治階級的“正統”（此外他們不知道有什麼正統）。只是一接觸到實際，一接觸到具體的人物和生活，他們就不期然而然地對統治者們流露出憎惡和鄙視，而在被壓迫的邪統這一邊感到了一些親切的屬於自己的東西。

所以，不但作者解決不了“西游記”主題問題上的矛盾，而且我們還發見：這部作品里有些地方作者的立足點是模糊或混亂的：有時候被壓迫階級里的腳色也受到了作者的糟蹋，統治階級里的腳色有的也受到了作者的贊美——例如觀世音菩薩（雖然這也許另外還有原因〔二〕）。

六

上面所談的那些，還只是從一個假設出發的（假設“西游記”

里的故事全部創自民間)。實際上，我們知道，這個故事的創造是經過種種人（不同階級的）之手的。而最後把它寫成現在流行的百回本“西游記”的，是吳承恩（約一五一〇〔或一五〇〇〕——一五八〇，留下來的作品還有詩文集“射陽先生存稿”〔三〕，有故宮博物院印本）——他就是一個文人，所謂士大夫流（見“中國小說史略”一六八面，“小說舊聞鈔”五六——六三面）。

雖然在他以前，已經有了關於取經故事的許多情節（口頭的，或文字的，或演出的），到了楊志和本又經過一番選擇和組織，而成了一部完整的長篇結構，可是“楊志和本雖大體已立，而文詞荒率，僅能成書；吳則通才，敏慧淹雅，其所取材，頗極廣泛，……諷刺揶揄則取當時世態，加以鋪張描寫，幾乎改觀”（“中國小說史略”一六九面）。所以百回本並不是簡單地僅由選材編寫而成的，而實在是這位詩人的天才創作。這以前，還沒有見過哪一家寫幻想的神魔故事能寫得像這麼生動，這麼艷異多彩，而又這麼親切，這麼吸引我們的。

“又作者稟性，‘復善諧劇’，故雖述變幻恍惚之事，亦每雜解頤之言，使神魔皆有人情，精魅亦通世故，而玩世不恭之意寓焉。”（“中國小說史略”一七三面）

在這裡，天界的統治者們——玉皇大帝，太白金星，托塔天王，以至太上老君，如來佛等等，都成了作者“諷刺揶揄”的對象了。

但當然，不能說作者這就是站到被壓迫的造反的這一邊來了，更不能說他是在明白地反對封建主義或反對封建階級。士大夫階層里這些個別有見地有正義感的分子，可能對封建主義還是忠心耿耿的；他們的批評統治者們，也許不過像焦大之罵賈府而已。他們也許不過是希望這封建的統治者能夠更好些，更爭氣些，更

高明些而已。——縱使如此，可是，只要他們的批評真正是中肯的，尖銳的，只要他們真正暴露了統治階級的眞面目，真正打中了統治階級的痛處，——那麼，这样的作品，在这方面是合乎人民的要求的，是可以和人民情緒起共鳴的。

这样的作者，要是他敢于批評，敢于正視現實，敢于說眞話，而且肯去亲近并尊重民間作品，那他就能夠从前人所遺下的材料里面去选取那些屬於人民的東西，选取人民憑自己的愛憎所創造出來的東西，——因为这正是于他合用的有力的批評武器（而且作者自己既然是士大夫流，他比农民和市人更熟悉更了解統治階級里那些人物些，那么只要他深入現實，忠于現實，并且有用老百姓喜聞樂見的形式來表現的能力的話，就也可能在原有的民間作品的基础上再提高些，寫得更深刻些，更尖銳些）。

就在这一点上，“西游記”作者和人民——即令出發点彼此不同，即令跨过这一点再往前走的方向也彼此不同，但目前就在这一点上——彼此不約而同地会合了，不知不觉地联結起来了。老百姓覺得这是屬於他們自己的作品。

關於現實性和幻想、寓意等等

“西游記”里的那些神魔——孙悟空，猪八戒，托塔天王，太白金星等等——都是現實中所不存在的幻想出來的脚色，甚至于很荒唐。但这只是外表。至于这些脚色的實質，他們的性格，思想，感情，活动等等，那的确是現實生活里所常見的那几号“人”。幻想的形式，現實的內容。而这里所說的現實性，比起前面所說（一般神魔故事自然而然“总会或多或少，或显或隱，或深或淺，或正确或歪曲地反映出某一时代社会生活的某些方面”）的那些現實性来，却有更明确，更積極，更直接的現實意义。“西游記”

里所写的，其实是那时的一些社会相，只不过采用了原来的神话材料，通过神话形式来表现的而已。

关于魔头们的形象。孙悟空是个猴子，猪八戒是个猪。我们知道，这用来表现这两个“人”的猴和猪的形象，并不是随便乱凑的；要是把孙悟空弄成一个呆头呆脑的猪身，而把猪八戒写成一个活蹦乱跳的猴子，就不适合。为什么用猴子形象来表现孙悟空这号人物就会适合呢？这是由于这号人物和猴子在某几点上有某种程度的相类似，容易使人发生联想之故。否则，人物性格和形象就不统一。

但要注意，这些相类似——只是在一定的某几点上，在一定的程度上。一超过这一定的限度，就成问题了。究竟人是人，猴子是猴子。超过一定的限度，人的内容和猴子的形象之间就会不对头。

要是到了这么一个关头——要顾到写“人”，就会写得不像个猴子；要顾到写得像个猴子，就会写得不成其为“人”，——作者该怎么办呢？

作者要写的如果是文学创作，而不是关于动物形态学的科学报告的话，那他就应当顾到写“人”。在这里，现实性和真实性的问题是在于“人”的内容，而不在于猴或猪的形象。

我们这里所说的“人”，当然不是指什么一般的抽象的“人”，而是指现实性的具体的人——他们是生活于一定的历史时期的，有他们的阶级性和阶层性，而这阶级性和阶层性是通过他们的具体的个性来表现的。

还有关于所谓微言大义的问题。

当然，像所謂“悟一子”“悟元子”之流那樣，把“西游記”看作一部深奧的談禪講道的書，是可笑的。可是我們姑且承認“西游記”是有所寓意的吧，“以猿為心之神，以豬為意之馳”等等，以及三藏講的“心生種種魔生，心滅種種魔滅”等等（“中國小說史略”一七四面）。假定如此，那麼“西游記”是一種“借外言之”的“寓言”，意在此（心意）而言寄於彼（猿豬）。為什麼可以意在此而言寄於彼呢？因為作者在這彼（猿豬）此（心意）之間，看到有某些方面在某種意義上有某種程度的相類似，——否則這寓言就會不知所云。

即使我們這樣假定，但也要注意，這些相類似——也只是在一定的方面，在一定的意義上，在一定的程度上。一超過這一定的限度，矛盾就暴露出來了。這類寓言，它本身原就是兩重性的：一邊是譬喻者或象徵者，一邊是被譬喻者或被象徵者，而這兩者又各屬於不同的範疇。超過一定的限度，這兩者之間就會發生矛盾，衝突。

要是到了這麼一個關頭——要顧到闡明“三界唯心”的大道理，就不可能把孫悟空豬八戒這些人物寫得真實而具體；要顧到把這些人物寫得真實而具體，就會把“三界唯心”的大道理撈到一邊去——作者該怎麼辦呢？

這種寓言形式有這麼大的限制性，要用來寫一大部現實性的史詩，簡直是不可能的。作者所寫的如果是現實性的史詩，而不是關於本體論和認識論的哲學文字的話（這只要把孫悟空豬八戒拖來打一個譬喻就行，不用多費筆墨去描寫他們自己的生活），那他就得撈下他那套“大旨”，來顧全孫悟空豬八戒這兩個人物。就是說，如果要把孫悟空豬八戒這兩個人物寫得真實而具體，就決不能把他們死死地依附在那被譬喻被象徵的東西（心意）上，

而应当讓这两个人物能够独立地存在，讓他們像活人一样有自己的生活，有自己的性格，思想，感情，活动等等，有自己的發展。

“西游記”正是这么办的。不管作者原来的意圖如何——是不是旨在“明心見性”，但照他所表現出来的看，却是活生生的人物，是生活。这样，就有了现实性。

只是在回目上用了些“心猿”，“本性”，“二心”等字样而已。有些回目——如“外道迷真性，元神助本心”（第三十三回），“群魔欺本性，一体拜真如”（第七十七回）等等——我疑心是各种各色（或釋，或道，或理学）的“悟一子”“悟元子”之流窜改的，想用回目来点出“大旨”，而其实和内容不相干（光看回目，决想不起是些什么内容）。

再看作者的写“群魔”——倒是个个都有来历，有下场，而其魔之所以为魔，也交代了那种种原因。那么这“种种魔”就不是由唐僧的“心”所生，也不是唐僧的“心”所能控制的了。即使三藏此心真正能够寂然不动，也还是有“群魔”要鬧出事情来的。这“群魔”明明是客观的存在，是統治阶级的对立体。这么着，这部作品有了这样的现实性——这现实性就恰恰否定了“心生种种魔生”的說法。

“西游記”里还有这样的話头：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善恶若無报，乾坤必有私。”——凡兩見：第八回，第八十七回。

假如作者抽象地概念化地来处理这“天地”和“乾坤”——它們虽然被作者拟人化，可并不是现实性的具体的人，而只是超出世間一切利害关系之外的公正無私的最高裁判者——那么，也許可能使讀者相信这四句話，而乖乖地听命于天，小心在意地皈依“正道”，不敢生什么“犯上”作乱的念头。